

河东作家写河东

在河东书房阅读河东

■王慧

秋天，是红柿缀满山峦的喜庆，是青纱帐里金黄的丰饶，是举国同庆的“十一”远游，是书香致远的思想遨游。国庆第一天，南风广场四处是欢喜的笑颜，位于它东北角的河东书房和东南角的河东书局，书香脉脉，读者颇多。

走进河东书房·文脉馆，需要先跨过一座小桥，然后来到园池中心的三层建筑。轻轻推开门，两侧墙上的黑白照片，形象地呈现着河东往事。伴着舒缓的音乐，踱进室内，不忍打扰专心的读者和学习者，绕着书架慢慢地看。眼睛定格，更多的是和这座城市有关的书籍、刊物。抬眼望去，大大的落地窗外，水波粼粼，书房是水中的小舟，舟上是求知的人们。两盏造型别致的方形吊灯，上书“河东书房”，在水波的荡漾中，合着室内静谧悠扬的音乐，微微地晃着。走到最里处约1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河东作家的一系列作品方方正正地陈列着，一本一本本地摩挲着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辨认着，打开那些没有塑封的书籍，一页一页地读过去，于是，在河东的书香里，不知不觉地，闻见了秋夜里的桂花香……

灯下漫笔

寒露——寒花

■李文晓

秋分节气平分了秋天，却把寒凉偏分在了寒露。绿叶红花都被寒气抹去，唯有黄灿灿的菊花独放。唐朝诗人元稹写下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到了秋天，文人们满是黯然与孤寂，也只有赏菊吟诵，聊表寄寓之情。如果菊花被称为独放的寒冷之花，我觉得还有一种花是最醒目的，那便是寒露节气家乡广阔田野上，一片又一片，一块又一块，细绒绒、白灿灿、挤挨挨，盛开在秋田中的棉花。我坚定地认为，它就应该就是一种带给人温暖和温馨的花朵，是盛开在我心头总也不会凋谢的花！

寒露时节，大雁在天空列队南飞，启程寻找属于它们的温暖。树木、庄稼的颜色愈加凝重，那些早衰的秋叶开始飘落，植物上露珠闪着明亮而冷清的光。不经意间，天气由凉变冷，家家户户敞开的窗户关上了，人们收拾了凉席、夏凉被，换上了薄棉被。

这两天忙着拆洗被子，趁着连阴雨刚刚停歇难得的大晴天，在小院二楼地面铺开战场，将棉絮掏出来，摊在阳台上晒，被面、被里在洗衣机里洗。这寒露下的秋阳，明亮而温暖，不刺目、不晃眼，照在身上很舒服。洗衣机在“哗啦啦”响，棉絮在阳光下吸收着热量，慢慢蓬松起来。棉絮虽然陈旧，颜色显得发灰，但仔细看，那细细的纤维仍泛着淡淡的光泽，在我的眼前放大、变幻、回环、旋转，我被跌进了时光隧道，穿越曾经的未来……

童年记忆的秋天，远处的中条山锥子峰是青色的，群山层层叠叠、苍苍茫茫。天上白云朵朵，洁白无尘。正上小学放假的我们，腰间扎着宽大的包袱，跟着大人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棉田里摘棉花。累了便一个个滚在地上，头枕着棉花包袱朝天上看，望见那云朵在移动，变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。从云朵之间的缝隙再朝上看，是更高更远的天空，天越看越高。幻想着那些云朵都是棉絮该多好，我们也就不用摘棉花了，直接用来做棉被，省去多少摘棉花的辛苦。躺得久了，便觉得浑身有些冷，妇女队长恰在这时大声叫喊催促我们干活，小伙伴们纷纷爬起来，赶紧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坨棉花行，笨手笨脚地又开始摘了。

由棉花到棉花被，还有身上穿的粗布衣，是外婆、母亲、大姐、二姐她们多少个日夜在油灯下辛劳换来的。那时家里仅有的自留地主要用来种粮食。做衣被的棉花是集体分的。拾棉花是我印象最深的记忆。那时的寒露不知怎么会那么冷，生产队拔了棉花苗回茬种麦子，那些种在地上已经开了的雪白棉花，还有长在棉苗上半开的棉花疙瘩，都是农村女人急需变成棉线而织成布或装进被子里的棉絮。

农谚有“寒露不摘棉，霜打莫怨天”。也许时令急迫，农人赶着要种回茬小麦，也许是大集体农活粗放，反正地里漏棉的棉花很多。姐姐带着我和村里的女人们去捡拾棉花，风不大却很冷，特别是有雨的时候。有话说“白露身不露，寒露脚不露”，说明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们还没有换季的衣服，穿的仍是夏天的单衣，脚上没有袜子，冷是肯定的，何况要起早。那些捡回来的棉花，被去籽成絮，纺线织布，以抵御冬天的寒冷。

到了我结婚的时候，家里的条件仍然很困难，大姐为我做的几床棉被、棉褥都很薄，棉花也是勉强凑的。还有那些被单、床单、包袱、鞋袜等一应东西，需要更多的棉花。我的兄弟姊妹多，对大姐而言，哪个弟妹用的都要尽可能体面。长吁短叹之余，也只有四处求借，待来年队里分了棉花再还人家。对棉花的急需，一时淹没了缺粮的紧迫。拣拾棉花当然就成了急缺中唯一的增添。

“寒露寒露，遍地冷露。”寒露时地面的露水开始变得更冷，就快要凝结成霜了。到了晚上，月光把银辉洒在刚刚掐过的棉花地，三三两两彩影绰绰的拾棉人，提着荆条筐，挎着竹篮子，迎着冷风，顺着棉垅，寻寻觅觅。点点露珠挂在齐腰深的棉花叶尖，还有拾棉人的头发上，盛开在夜色里晶莹的冰花。满天的星星，在清冷的夜空中闪烁，人们都不说话，只听见身体与棉花摩擦发出的哗啦啦声。

拣回的棉花带着泥土、干叶碎渣，还有半开或没有开的棉花瓣、棉花疙瘩，全家人围在煤油灯下细心地整理。分拣择净，没开的放在筐里，太阳晒了再取出棉花来。我们都去睡了，母亲说她再干一会，掰棉花瓣的手指都裂开了口。沉沉的夜里，豆大的光点在昏暗而阴冷的窑洞里摇曳，照在母亲疲惫不堪的脸上，黑暗几乎要压倒母亲单薄的身影，只有灯芯火花猛然一跳，才看清她已经困乏地低头睡着了。

辛辛苦苦终于把棉花变成了棉线。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吃饭间隙，大姐赶紧上织布机织几下。夜晚有大片时间，她在瓦数不大、轻易也不打开的电灯下织布，因为电灯虽然明亮却费钱。寒冷即将到来，那“呱呱”的织布声越发显得急促，从深夜一直响到东崖头挂出彩霞……

寒露节气与棉花有关的记忆，铺展出一幅寒冷时节寒花花朵的清冷画面，而今想来，都呈现出暖暖的爱意与美好。那一地盛开的棉花，成为我心中永远也开不败、爱不完、用不尽的亲情之花。那再寒冷也会开的朵朵花儿，开在田野，开在家乡，开在我绵绵不绝的记忆里……

在运城，大小不一的城市书房，有40多处，它们隐于热闹繁华之中，为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“书”式生活与“悦”读体验，成为河东地区一个个玲珑多姿的小型图书馆。无论走进哪一所河东书房，都不由让人想起阿根廷著名诗人、小说家博尔赫斯的描述：“抛下了广场的嘈杂声响，我走进图书的世界。立刻以一种几乎是肉体的方式，我感到了书籍的重力，有序事物的宁静气氛，被挽救，被神奇地保留下来的往昔。”

翻阅着河东作家所写、所编的河东书籍，常常感叹于他们为这方文化热土的深情咏唱和绵密抒怀。感觉他们像一个信仰者，虔诚而专注地向往或守护着这里。一本本书籍所构筑出来的河东，是时光凝注的秘密宝库，是条山吹来的久远薰风，是盐湖泛起的广袤金波。千百年来，人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寻找遗珍、发现未知，在书页间表达民族的热情、深情与浓情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文字载体如何变换，只要脚下的土地静静地承托着我们，我们就不会由自主被它吸引，被它感动。这一排又一排的书架

上，陈列着无数颗等待阅读的灵犀，守望着与读者的相遇相知，期盼着与读者的共鸣共情。

有时，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大家忙着工作、忙着赶路、忙着追梦，城市闪烁的霓虹，明灭之间似是都市人偶尔的失神与茫然。在这小小的书房中，我们为忙碌的生活做一次舒展的心灵按摩。在这里，我们阅读动人的故事，感悟智者的哲思，修葺精神上的藩篱，静窥内心深处的声音。你会发现，平时悄然无觉的“时间”，原来蕴藏着无限的张力，这里似无却有的书香，这里似动实静的恬然，引导着你放下一切，只想去找一本书，度过一段静好的时光，感受一段醇香的诉说。

1955年，博尔赫斯写下诗句：“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在这里，我想说，如果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，那么拥有河东书房的凡人世，便是我们的人间天堂。你看，此时此刻，秋阳丽日已转为灯影婆娑，明月伴着清风，缓缓在水面摇曳，那一缕缕的星光，把桂花清香摇进书籍的墨香里，时光变成暖黄，恍惚间有了旧日模样，一切是这样的古朴美好、悠远安宁……



鹤雀楼

【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】

假虞灭虢

闫鑫摄

百姓记事

一份泛黄的进修表

■鲁玉琦

四十多年前的一份进修表，历经岁月的侵蚀，纸张已经泛黄，边缘已有虫蚀样残缺，我却珍藏在箱底，每次搬家都像藏匿宝贝一样再次收纳。

1981年元旦后，我去县卫生局探听进修的事，柴副局长一见面就兴奋地对我说：“进修的事办妥了”。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。接过进修表，我发自肺腑地对柴副局长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一年前，有位少儿胳膊肿得像把疙瘩，检查确诊胳膊骨折，几经周折都复位失败，无可奈何告诉其家长，“转院治疗吧”。其家长找来一位“神医”，手放在手腕处揉捏一顿，喜咪咪地说：“筋一理顺，骨折就复位了。”大家感到一阵神奇，X光片一出，伤情依然。“神医”再次理筋复位，神秘地说：“这下列再拍片了，X光一照骨折就错位了。”半年后，患儿胳膊落下了残疾。我想起这事就羞愧愧疚，便把想要进修的想法告诉了柴副局长。

妻子说：“明天就是腊八节，春节后再去吧！”可我觉得等待的时间一天比一年都长。听说说公司的种子要去永济御头拉棉种，卡车要经过运城解州，便连夜收拾行李，被褥、衣服、生活用品等，用床单裹了一大包。半夜起程。我怀揣进修表直往车中钻，寒霜月风特别尖，嗖嗖地坐在骨子车厢，牙齿已不听使唤一直打颤磕碰，又不好意思让司机

停车。无奈便解开行囊，一头钻进被子里。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，卡车停了下来，司机告诉我：“解州到了，你下车吧。”

我睁开惺忪的眼睛，望了望东方橘红色的太阳，伸了伸僵硬的双腿，背起行李，像一位找活干的民工，一步一挪向解州骨科医院走去。走进院办，我掏出进修表，郑重地递给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领着我来到一座古式建筑前，打开房门，只见一溜简易的床铺连在一起，十几个进修生都挤住在这里，和读初中时同学们睡地铺差不多。

住在庙宇，心里有些“怯火”，一个人待在宿舍不寒而栗。我把想法告诉了旁边的室友，他笑着说：“这是关老爷的‘君子亭’，能住在这里也是运气呀。”我暗自思忖，自己一定要一身正气为人，一尘不染行医。

工作人员又领我到骨科办公室，将进修表交给了中等身材、面善慈厚的张大夫。不知不觉到了年底，进修生陆续回家，我犹豫不决，虽然交通不便成为一大障碍，但我更舍不得屁股还没焐热的板凳，舍不得环境造人的良机。

故乡情结

田里的老井老早就没了影子。

小时候，时至初夏，村子外的田野草丰叶茂，放礼拜天的时候，一大帮男孩子结伴去地里割草放牛，又在端午抓不鼠，仲夏速喂蚂蚱、捉知了。蚂蚱、知了是用米喂鸡喂猪的，有小贩到村里收知了皮，说是做药用，一夏天能攒几袋子，卖了钱买铅笔本子。

我们疯玩半天，口渴了，河堤上有绿油油的莎草，我们拽一大把，跟女孩子编头发辮子一样，编一条很长的绳，挑一片最大的蓖麻叶子，握成筒状扎紧，放到井里打水喝。下面得拴上一块小石头，保障蓖麻叶能沉到水面下。

地里的老井大多在地头，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，是村里人一锹一锹挖掘的，井口这边到对面差不多有六尺，水面很浅，距井口不过两丈。井壁是用很大的手工砖砌上来的，长满了绿绿的青苔。男孩子很皮，体格也好，会从井口这边使劲一跃，跳到那边。这也是时常挨大人打的头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样的老井，在我们村外的地里好像有五眼，对于它们的印象，主要还是浇地用。

老屋的院子，靠梢门边躺着两个个头很大的“斗”，跟水桶似的，但跟家里爸爸挑水的不一样，是铁皮做的，底部是圆锥形，尖尖的，像我们玩的陀螺，所以站不起来，只能是躺在院子里。我也搞不清它们干什么用、怎么用。

后来去地里玩，看村里的大伯在地头的老井边支起架子，摇着井轱辘把“斗”放下井去，打满水再绞上来，拉到井边，“斗”自个就侧身倒了，有水渠从井口延伸到田地里，清凉凉的水就沿着水渠流到庄稼地里去了。这才明白，下面做成尖的是为了浇水方便。

打上来的水，有时候还会有几条小鱼游动，但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鱼不一样，个头方方的，大小能在大人手掌里蹦跶，薄薄的，像奶奶烙的饼子。大家并不明白，为什么这鱼模样儿跟我们在村边小河里看到的鱼不一样，上学后才知道，是因为水井下面不如河里宽绰，长成那样是为了方便活动。大人们说，从来没有往井下面放过鱼苗，但有千年草籽万年鱼子一说，只要一有水，它们就能活过来，很神奇。

一次和爷爷去村南傍地割草，看到那边的井里掉了一只大雁，赶紧用筐捞了上来。记得它是受伤了，后来怎么样，我是记不起来了。

北河滩地有口老井，浇灌着50多亩红薯，但它不会太累，因为在河边，秋天雨水多起来的时候，小河水潺潺，遇着连雨天气，从东山下来的河水湍急，大水漫滩，就不用绞水浇地了。好在秋庄稼不怕水多，不影响收成。

有一位老爷爷说起他年轻时，日军侵占了县城，游击队在我们村子驻扎，日军隔三岔五到村里偷袭抢掠。一天，他正在这口老井旁绞水浇地，从南河上来了日本鬼子，他舍不得丢下水“斗”，便被子弹打中了手指，手指虽保住了，但却不直了。

老早之前，父辈们就是这样，勤勤恳恳地浇灌着土地，从春种到秋收，养育了一辈一辈人。

这种井年岁太老，我没有看到它是怎么挖成的。那时候，地下水势浅，挖上一两丈就有水。印象中，有几年水上来了，地里一片白亮亮的，下到水里收庄稼，老井口也淹没在了水里。

我上小学了，村里接连打了六七眼新的水井，这种老井就不用了。新打的井，大人说是“五六”井，井口比老井小了好几圈，但深得多了。打井队进村，村里的叔叔伯伯们一起搭手，支起高高的打井架，卷扬机放下很大的钻

老井，捞不完的乡愁

■武青山

井

锅

，

捞

不

完

的

乡

愁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